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

化外 人

譯選華東傳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PDG

傅東華選譯

化

外

人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已逾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而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前歲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十五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十六萬字以至三十萬字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單冊者加贈一單冊，購滿十單冊者，加贈二單冊或一複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印行伊始，謹述旨趣。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前記

作者不貴乎模倣，而有賴乎「收融」(assimilation)。我們細察世界的名著，飲水思源，可知無一是出於完全的「創」作。

新文學入於積極建設的階段，其擺脫舊傳統而收融西洋作風的傾向已逐漸顯著。今之作家類多能直接談外國名著，而多數人仍不得不需要譯文。且即使人人能直接讀原書，譯本也仍有它的需要，因移入了本國語言之後，其易於收融的程度自然增加。所以當人類的語言未歸統一之前，繙譯這工作大約始終都屬必要。

現在這個短篇集，也無非爲應付這種需要而印的。取材並無什麼計劃，但注重弱小民族和現實主義的作品，也許特別適於現代的需要。

化外人

目次

化外人·····	芬蘭J·哀禾作·····	一
在捲筒機上·····	捷克C·槎德作·····	六八
夢想家·····	保加利亞E·貝林作·····	八八
野宴·····	猶太S·李賓作·····	一〇一
逾越節的客人·····	猶太S·阿賴根作·····	一一五
曼加洛斯·····	希臘G·芝諾坡洛作·····	一二九
琉卡狄思·····	德國J·瓦塞曼作·····	一六三
空中足球·新遊戲·····	愛爾蘭G·蕭伯納作·····	二〇五

複本·····	愛爾蘭J·喬伊斯作·····	一二六
速·····	美國S·劉易士作·····	一二四九
沒有鞋子的人們·····	美國L·休士作·····	一二八七
自由了感到怎樣·····	美國M·珂姆洛夫作·····	一二九五
夢的實現·····	美國L·胡法刻作·····	三〇八

化外人

芬蘭J·哀禾作

「聽我說，你們不要調排熊奴了，」主人從田的那一頭正對着那些未割的裸麥叫過來。

「好吧，可以的，只要他不同我們在一起，」那些人一面使勁割着麥，一面嘟囔着。可是不多會兒，嘲弄又開頭了。

那農場上人人都在調排一個孤零人。他是一個高個兒笨手笨腳的黑皮膚的佃工，一路不會彎過一彎腰，像一陣旋風似的一股勁兒割上前去，老比別人上前了幾步，全然不理他們的嘲弄。可是他們偏要惹他怒起來。他們想要把他弄到拿重東西扔他們出氣的程度，因為他給惹上的時候老是這麼的。就像這個樣兒，他們有一回曾經逼得他拿起

一把切煙刀向牆上扔去。但等到這樣一陣脾氣發了過後，他就要整天的躲起來，跟誰也不說一句話。倘碰着他找不到東西可把他們扔開的時候，他們就要拿他當啞吧子看待，並且慫恿些小孩子去捉弄他了。

主人是他唯一的保護者，因為熊奴是個有能耐的佃工，什麼事都靠得住他，待馬又很好。有時候，他還幫女孩兒們喂牲口呢。

這時正當中午的休息期間，大家的惡作劇就又在田廬上開頭了。熊奴正忙着吃飯，他的帽子，煙斗和煙荷包，都放在一塊石頭上。除開吃飯的時候，這幾件東西是他老不離身的。當時吃完了飯，他就去找這幾件隨身的伴侶，誰知他的帽子已被戴在一根樹橛子上，他的煙斗被插在近旁一條縫裏。看起來好像那根樹橛子在那裏吸煙。這使得大家大笑起來，就連主人也忍不住笑了。

熊奴一聲不響的取下帽子和煙斗，就向大家要煙荷包。

「問我們幹嗎？問那樹樵子呀！」是大家的回答，隨即笑聲更加大了。

另一個佃工叫大福，看見那荷包原在熊奴自己的腰帶上蕩着蕩着，就伸手要去拉它下來，這使得大家愈加樂得什麼似的。熊奴可就再也按捺不住了，向大福一拳打去。可是大福往旁邊一躲，只叫熊奴自己的骨瘦嶙嶙的拳頭在一棵樅樹上打出了烏青。他吁吁的喘了一回氣，鼻孔大大的張着。可是他又拿起鐮刀去工作了，離開大家一段路。

「他吃東西總是那麼饞的，你就把他頭上的假髮剝了去也不會發覺哩！」一個人在他背後議論道。

「可不是嗎，真有過這麼一回事的，」大福懶洋洋的道。

「那是怎麼一回事？」另一個道。

「哦，就是他在丘比阿（芬蘭的一省，監獄所在地——譯者，）高牆裏做國家的貴客那一回呀。」

「住嘴吧！」主人催着大家回去工作，這麼命令道。

可是說話依然繼續下去。

「他做了什麼大事業國家才請他去的？」

「他偷了一隻牛奶桶。從一個農夫的茅屋裏拿到樹林裏去給別的賊骨頭去。」

「誰告訴你的？」

「他自己。」

「住嘴吧，你這長腳狗！」熊奴突然的叫了起來，使大家都吃一驚。

「你自己住嘴吧，你這狼背脊。」

熊奴背脊長，腳骨短，因此他們老這麼叫他。

「可不是，他這個背脊吃了這麼許多鞭，使那拿鞭子的人覺得一輩子也完不了事似的。『還得從頭再來嗎？』他問那知事，於是熊奴除坐牢不算外，還十十足的吃了兩

頓。可是他到底也不肯開口。」

「天知道，他也許是連哥薩克人的鞭子也不肯屈服的哩。」

「唔，這我不知道。大概他自己的老子在他身上用過它的吧？」

原來熊奴是個私生子；這樁事實曾引起了惡意的謠言，說他老子是個俄國的哥薩克人，從前也住在村上的。

「你們不要多話，可以嗎？」主人厲聲的叫道。

「耶穌保護我們呀！」忽然女人們大驚失色的同時喊了起來，男人們裏面也一致地發出一聲瘋狂的詛咒。

因為那時熊奴已拾起一塊龐大的石頭，彷彿一片樺樹皮一般的舉着，向割麥人當中扔了來，口裏發出一聲可怕的詛咒，臉被暴怒歪曲着。

別的人都閃開了，只有大福栽倒在地上，那石頭就打着他的腳。

「他打死我了，他打死我了！」他亂嚷道。

「瞎說！心頭清楚些，他並沒有打傷你的腿，」主人看過大福的腳說。

「野獸吊他起來，別放他逃走。」

那些人跑過麥田，一直向熊奴奔去。大家和他廝打起來，可是他做了一個狂暴的姿勢就脫身了。

「現在別跟熊奴麻煩了，別踩壞麥子吧。到那邊去，回去工作吧。」

「我們的主人幫那瘋子說話嗎？他是不管什麼都會拿來扔的！他發了昏也不是他的錯處。」

「原是你自己的錯處。我不警告你過嗎？」

「我要他賠償損害——如果我到法庭上去告他的話，」大福跛着去取他的鐮刀，口裏嘟囔着。

「你們儘管鬧下去吧！開人家的頑笑也總該有個分寸的，」主人轉身走開去的時候說。

可是他看見那塊一半埋在土裏的石頭，也不期然的大吃一嚇。那石頭重得他連扳也扳不動。剛才沒有鬧出更大的禍來，真是大大僥倖的。

那時熊奴眼裏覺得一切東西都閃着紅的光黃的光在那裏顫抖，田和樹林都在那裏跳舞。他因使勁過度，突然感着不適意起來；又覺得非常虛弱，連站也站不穩了。他坐了一會兒；他的頭覺得發暈。這才他又站起來，一直向樹林走去。他向前走着走着，不知走到那裏去。走着走着，也不記得爲着什麼。及至走出很長一段路，走到一個籬笆並且打上面跳過去之後，他才明白自己幾乎殺死一個人，明白自己扔那石頭實在是無意的。

割麥人從田裏回到家裏，洗過澡，吃過晚飯。隨後他們都回到茅舖裏睡覺去了。只有主人還沒有睡。他正把一雙靴子掛到檐頭上去，就見熊奴走了進來，在靠壁一張板凳

上坐下，一聲不響。

「你還想吃點什麼嗎？」主人問；可是熊奴並不餓。

「我有句話要跟主人說，」他看見主人在門門了，終於說道。

「唔，你心裏有什麼事這麼要緊，熊奴？」

「你辭退我吧！」

「可是這是什麼意思，熊奴？現在——熱頭上到底為什麼？」

「我在這裏是不會有好處的。」

「那些廢話去管它什麼有什麼口角我們總講得通的。」

「是的，也許——在你是講得通的。我可是不得安靜——我很容易闖出禍來的。」

「你怎麼不耐性一點兒？你拿那種東西打人不太凶險嗎？」

「他們一逕罵我，我是耐不住的；我光火得很——我就發昏了。」

主人沉思了一會。這才在桌旁的板凳上坐下。

「如果你同大福合不來，我會叫他走的。」

「不，別的人那種神氣，話語，我也怎麼都受不了。他們是當得恨我的——他們都是好人。」

「這種話說它什麼？你並不比別人壞在那裏。」

「可是，主人，你自己聽見他們說的。」

「哦，那是謠言吧，咧，純然的謠言！」

「他們的話是一點不錯的。」

「你沒有爲偷東西坐牢過吧，是不是？」

「有過的。除了大福我沒有對第二個人說過——是去年冬天在草棚子裏說的，那時他裝作和我做朋友的樣子。現在我也要告訴你了。因爲你一逕待我好。」

「好的，好的，和我講講吧，你要是高興的話。」

「是的，我來告訴你，」他停了一歇，轉了口氣，彷彿要熬住眼淚似的，這才開頭道。『是這樣子的。我是一個叫化的孩子，他們擒住我，把我塞進一個窗洞去——他們自己是爬不進去的——叫我偷了一個牛奶桶，三筒麵包和一隻奶油缸出來。可是我認識他們，我就把他們供出來了。我從來不會做過這種壞事情。我一逕是自己掙錢養活的。可是大家都調排我——在家裏這樣，到這裏還是這樣。狗總是狗。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可是你離不開這個世界呀。」

「離得開的，要是你肯幫忙我，主人。要是你肯把那邊山上的地給一塊我種，我是不是要工錢的。」

「一塊地！那裏的地？」

「我想要靠近康替阿林荒地的一塊。」